

徐闯闯世界

——一位挚爱母亲的亲述

鲍美琴

4.魏东老师发现我儿子的体育天赋

入学手续办好了。从一年级念起,就在郑老师教的班级。我很关心儿子在新学校的情况。使我感到欣慰的是,郑老师的话一点不错,在她的关心和呵护下,儿子仿佛换了个人似的,不但心情舒畅了许多,连成绩也排在了班上的前列。

由于没有压力,没有嘲讽,没有歧视,他那调皮好动的性格一下子暴露无遗,很快吸引了该校体育老师魏东的注意,立刻让他参加田径和乒乓球的训练。

每天放学回家,从儿子那“充满阳光”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感觉良好。这时,我会和他聊聊学校的事情,以便随时掌握他的情况。

“郑老师很好,从来不发脾气,对我们很耐心,碰到难的课文,总是讲许多遍,直到搞懂为止,她还主动提出要教我弹琴呢,说对脑子发育有好处。”儿子对我说。

一天放学回家,他兴冲冲地对我说,学校准备举办一个名叫“接过红军长征的旗帜”的主题班会,老师打算让他担任节目主持人。我见他跃跃欲试,就鼓励他大胆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可能是因为要朗读近千字的缘故,他有了畏难情绪。我觉察到了,就每天和他一起反复朗读台词。

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,他总算能流利地朗读了。可好事多磨。由于他当时正患有哮喘,而且需餐餐吃素,体质比较虚弱,所以导致他的声音不够洪亮。我反复教他正确的发声方法,并不断给他打气。终于面对全校一百多名师生,他放开喉咙,大声朗读,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表扬。

从那以后,凡是班里搞活动,一般都会叫他做主持人。同时,他又被选为班里的少先队中队长,负责班里的文体活动。

与此同时,魏东老师发现我儿子的体育天赋,决定重点培养他打乒乓球。没事时,儿子会对着墙壁打乒乓球,一打就是几个小时。为了提高儿子的兴趣,我和丈夫有时会



把饭桌和书桌拼起来,陪他一起练球。这往往是他最高兴的时刻。

儿子的个子不大见长,人也总是瘦瘦的。我们有些担心,认为可能是营养不良造成的,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。令人欣慰的是,他的体能还不错。在他迷上跑步和乒乓球时,我们很高兴,认为对他长个子肯定会大有好处。

在魏老师的精心指点下,儿子打乒乓球的水平日益见长,还进了校队。除了日常的训练外,儿子还经常和他父亲一起在周末到体育馆练习,一个放高球,一个大力扣杀。后来,儿子参加了亚太区首届特奥运动会,与另一名特奥运动员王守栋获得男子双打冠军。

那一年,儿子读三年级,11岁。

其间,还发生过一件趣事:有老师曾向我反映,说儿子课间休息时,经常在操场上来回奔跑,追赶并殴打同学。我气坏了,就质问儿子,他却显得很委屈。原来,他在模仿当时红极一时的足球明星范志毅闪避对手的动作。其实,他早已迷上了足球,而我们却毫不知情。

一天下午,儿子满头大汗地跑回家,直嚷肚子饿,吵着要吃饭。

“你怎么现在就饿成这样?没吃午饭吗?”我问他。“刚才放学回家的路上,看见一群穿运动衫的人在马路上练长跑,就紧跟在后面跑了很长一段路,然后再跑回来。所以肚子很饿。”

后来,我才知道那帮人是某高校的长跑队员。而那段时间,儿子正好在跟魏东老师练中长跑。也许就是从那时起,儿子开始迷上了跑步。因此,我始终认为,魏老师是引导儿子走上体育道路的“伯乐”。

由于当时我们在浦西的住房是煤卫合用的老式住宅,厨房在楼下,房间在楼上,吃一顿饭要跑上跑下好几趟,婆婆腿脚又不好,实在太不方便。所以我们一直在物色新的住处。后来我们在浦东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住房。全家忙乎了好几个月,总算顺顺当当地搬进了新居。可新问题又冒出来了。由于路远,儿子不可能再去原来的辅读学校了。我只好在附近寻找适当的学校。也是经朋友介绍,我看中了离家不远的浦东上南辅读学校。

5.老三几乎每个中午都到大妈家来

有天早上,静秋去河边洗床单。她站在两块大石头上,把床单放进水里。但她够得着的地方水很浅,床单一放下去就把河底的泥土也带上了,好像越清越脏。她想,豁出去了,脱了鞋站到水里去清吧。正在脱鞋,就听见有人在说话:“你在这里呀?幸好看见了,不然我站在上游洗胶鞋,泥巴水肯定把你的床单搞脏了。”

她抬起头,看见是老三。自从那次叫他“三哥”被人笑了之后,她就不知道叫他什么了。不管叫他什么,她都好像叫不出口一样,她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他仍然穿着那件半长棉大衣,但脚上穿了双长统胶鞋,沾了很多泥巴。他说:“我来吧,我穿着胶鞋,可以走到深水地方去。”

静秋推脱了一阵,但他已经把他的棉大衣脱了,放到她手中,把床单拿过去了。她抱着他的大衣,站在岸上,看他把袖子挽得高高的,站在深水的地方,先用一只手把胶鞋上的泥巴洗掉了,然后开始很灵巧地抖动床单。

他站在水里,回过头望她,大声问:“你冷不冷?冷就把大衣披上。”“我不冷。”他跑上岸来,把大衣披在她身上,打量她一会儿,笑得前仰后合。“怎么啦?”她好奇地问,“是不是——很难看?”“不是,是衣服太大,你披着,像个蘑菇一样——”她见他的双手冻得通红,担心地问:“你——冷不冷?”“说不冷就是撒谎了,”他呵呵笑着说,“不过快好了。”

他又跑回河里去清床单,清了一会儿,他拧干了床单,走回岸边来。她赶快把大衣递给他,他穿回去,拿起装着床单的脸盆。

静秋去夺脸盆,说:“你上班吧,我自己拿回去,太谢谢你了——”他不给她脸盆:“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。我上班的地点移到这边来了,正好去大妈家休息一下。”

那段时间,老三几乎每个中午都到大妈家来,有时睡个午觉,有时就跟静秋聊两句。有时,他叫静秋把她写的东西给他看,他说:“作家同志,我知道你们大将不示人以璞,不过你写的可不是璞,是村史,可不可以给我看

看?”静秋拗不过他了,就给他看。他很认真地看了,还给她,说:“文笔是说得说了,不过让你写这些东西,真是——浪费你的才华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“这——都是些应景的文章,一套一套的,没什么意思。随便写写就行了,他们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。写这些东西不用费那么大脑筋。”

“你懂这么多,为什么不去当工农兵大学生?”他摇摇头:“那有什么意思?现在在大学里什么都学不到。你高中毕业了准备干什么?”“下农村。”“然后呢?”

静秋很难受,因为她看不见自己会有什么“然后”。她哥哥下农村好几年了,总是招不回来。她哥哥小提琴拉得很好,县文工团和海政文工团都有心招他去,但一到政审就给刷下来了。她有点伤感地说:“没有什么然后,我下了农村,肯定招不回来了,因为我家——成分不好。”

他很肯定地说:“不会的,你一定能招回来,只是——迟早的问题。别想那么多,别想那么远,这世界每天都在变化,说不定到你下农村的时候,政策就改变了,就不用下农村了。”

静秋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,会有这种事情?他一定是在安慰她,反正她下不下农村、能不能招回来跟他

无关,他这样说说也不用负责。说到这些,静秋就觉得跟他没什么可说的了,他说过他父亲是当官的,虽然也挨了些整,但现在似乎已经没事了。她觉得他这样的人,跟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,他不可能理解她的那些担心。

“我要写东西了。”她懒懒地说,然后就装模作样地写起来。

他说:“西村坪的村史我熟得很,要不我帮你先写几段,你看看你老师同学看不看得出来,看不出来,我再帮你写。”说着就信手写了几段。

后来小组讨论的时候,静秋把她那几天写的东西拿给大家看了,似乎没人看得出那几段不是她写的。

这一天,静秋跟教改小组的人到村东头去参观黑屋崖,听村长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抗日烈士的故事。参观完后,大家顾不上吃饭,就开会讨论编写这一课的事情,一直到了下午两点才散会。

艾米



新民传媒
Xinmin Media
成长，因为深厚

● 读者年龄状况: 25—34岁57.9万, 35—44岁122.9万

● 读者婚姻状况: 已婚的312.1万, 其中151.5万人有子女

● 读者忠实度: 85.6%的人经常阅读

● 读者职业状况: 260.5万人是职员

● 读者生活状况: 有房人群267.3万; 有车人群中, 《新民晚报》读者占43.4%

● 新民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是上海最具影响力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**新民晚报** 旗下的传媒广告经营实体。她的诞生标志着 **新民晚报** 广告经营全面驶向新的未来。

● **新民晚报** 扎根于读者, 400万的阅读人数在上海日报市场排名第一, 远高于同城其他媒体; 名列全球日报发行量第43位。

● **新民晚报** 读者结构均衡, 其中35-44岁年龄段高达123万人, 大专及大专以上的读者高达75万人。

(数据来源: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, 2007年4月)